

世界大师
散文坊

这里有我对生命 全部的爱

阿尔贝·加缪散文选



他告诉我们 如何与残酷的世界决斗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
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
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
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阿尔贝·加缪散文选

这里有我对生命 全部的爱

〔法〕阿尔贝·加缪 著

孙妙凝 邹佳茹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这里有我对生命全部的爱: 阿尔贝·加缪散文选 /
(法) 加缪著; 孙妙凝, 邹佳茹译. — 南京: 江苏文艺
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384-5

I. ①这… II. ①加… ②孙… ③邹… III. ①散文集
— 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8282 号

书 名	这里有我对生命全部的爱: 阿尔贝·加缪散文选
著 者	(法) 加缪
译 者	孙妙凝 邹佳茹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特 约 编 辑	汪 旭
文 字 编 辑	聂 斌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384-5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西西弗神话

卷首语	2
荒谬推理	3
荒谬与自杀	3
荒谬的墙	8
哲学上的自杀	22
荒谬的自由	39
荒谬人	51
唐璜主义	53
戏剧	60
征服	64
荒谬创作	71
哲学与小说	71
基里洛夫	80
瞬间的创作	87
西西弗神话	92
附编：弗兰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	97

反抗者

反抗者	111
形而上的反抗	122
该隐之子	125

反抗与艺术	137
反抗与小说	143

抒情与评论文选

反与正	157
嘲弄	157
热爱生命	165
婚礼集	170
提帕萨的婚礼	170
贾米拉的风	176
阿尔及尔之夏	181
沙漠	191
夏天集	203
扁桃树	203
海伦的放逐	206
谜语	211
评论文选	218
邂逅安德烈·纪德	218
关于让·格勒尼埃的《岛》	222

反抗、反叛与死亡

致一位德国朋友的信	231
巴黎的解放	237
自由的鲜血	237
真理之夜	238
阿尔及尔	241
对于全民休战的呼吁	241

西西弗神话

哦,我的灵魂,与其追慕永恒,不如竭尽此生!

——品达

卷首语

以下篇章论述的是荒谬感，一种普遍存在于这个时代的荒谬感，而非严格说来并不广为人知的荒谬哲学。首先，我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本书受益于当代某些思想家。我决不想隐瞒这一点，在整本书中，我会随处援引并评论他们的真知灼见。

不过，需要同时指出的是，迄今作为结论出现的“荒谬”，在本书中却是一个起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评论或许有一些暂时性，因为人无法预先判断其立场。本书只对一种智识上的疾症作纯粹之描述，暂不涉及形而上学或信仰的论述，这是本书的范围和唯一的主张。一些个人经验促使我澄清这一事实。

荒谬推理

荒谬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活下去,就是在回答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其余问题,诸如世界是否有三个维度,精神是否分为九或十二个范畴,都在其次,这些不过是游戏。人必须首先回答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真如尼采所言,一个哲学家必须以身作则,才能赢得尊敬,你就能领会这答复的重要性了,因为回答引领着决定性的行动。心灵易于察觉到这个事实,但理智若要明晰这一点,则仍需深入讨论。

倘使要问,依据什么来认定这个问题比那个更紧要呢?我会回答,根据它将会引发的行动来判断。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而死。伽利略掌握着至为重要的科学真理,然而一旦真理危及生命,他便弃之如敝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得对。^① 这一真理不值得赌上性命。

太阳围绕地球转,抑或地球围绕太阳转,其实这无关宏旨。说真的,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另一方面,我知道一些人为了赋予人生意义的理念或幻想轻生,看来自相矛盾(所谓的生之

^① 原注:这里指从真理的相对价值来看。另一方面,从大丈夫有所不为的角度看,这位学者的行为真是贻笑大方。

依凭亦是绝好的死之借口)。因此,我断定,人生的意义是至为紧要的问题。如何来回答它?对于所有本质的问题(我是指引人向死或向生的那些问题),只有两种思考之路径:一种是拉帕利斯式的,一种是堂·吉珂德式的。唯有实证与抒情的联姻,才能使我们同时求得情绪的感动与理智的明晰。对于这样一个既微末又沉重的话题,古典的学究式辩证法可以稍歇,它应当让位于一种更为谦逊的思考。这种思考出自于人类共通的同情与理解。

从前自杀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讨论,然而在这里,我们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个人思想与自杀的联系的角度来考虑。自杀这类行动,就像一件艺术杰作,在心灵的幽寂中酝酿打磨,本人则对此一无所知。终于,某一夜,他扣动扳机或纵身一跃。我曾听说过一个自寻短见的公寓管理员,自从五年前他痛失爱女,便性情大变,过去的阴影“侵蚀”着他。是的,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词了。开始思考即是开始被侵蚀。这与社会无关,阴影的蛀虫深埋在他的内心,病因当在这里寻找。人们需要跟随这条线索来理解这致命的游戏,一个人是怎样从面对存在的清明状态转而逃向黑暗的绝境。

自杀的缘由有很多,最明显的往往最不致命。很少有人(但不排除)经过三思而自杀。究竟是什么触发它,我们总是无法确证。报纸上总说是“切肤之痛”或“不治顽疾”。这些解释看起来可信,但必须弄清那绝望的人自杀当天,是否有朋友用漠不关心的语气同他交谈过,此君难辞其咎,因为这足以聚积起绝望者未决的忿恨和厌倦,使他坠入深渊。^①

^① 原注:借此机会,我要指出本文的某些相对性特质。自杀也确实可以出于更为荣耀的考虑,例如中国革命中那些所谓的以示抗议的政治自杀。

倘使难以捕获那电光火石的一霎,因那微妙的步伐,心灵趋向死亡,那么,从行为本身来推演其后果会容易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在剧情片中那样,自杀意味着供认不讳。自杀者坦承生命对于他来说是多余的,或是承认他不明了此生何为。我们不必在这种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日常用语中来吧。他只不过是坦承“不值得为生活殚精竭虑”。诚然,活着,从来就不容易。你一刻不停地在生存的操纵下做出各种姿势,原因有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习惯。自求解脱意味着你已有所觉察,哪怕是本能地体悟到习惯的荒诞不经,生命的空洞乏味,以及骚动之疯癫和痛苦之无谓。

那么,是怎样一种难以估量的感觉,剥夺了生命不可或缺睡眠呢?一个能够被解释的世界永远是令人亲切的,无论这理由多么贫瘠。但相反的,当宇宙的光明与幻景倏然泯灭,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流浪者和异乡人。往日家园的追忆已杳然不可追,许诺的乐土又无从期冀,这放逐已无可挽回。人被剥离出生活,演员脱离了布景,这大概就是荒谬的感觉了。毋须进一步解释,可以想见,对于所有想过自杀的健在人士来说,这种荒谬感与对死亡的渴求存在着某种直接的联系。

本文正是旨在探讨荒谬与死亡的这种联系,以及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自杀成为了荒谬的解药。我们可以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对于一个真诚的人来说,他所坚信的可以支配他的行动。那么,笃信荒谬就必然引发相应行为。人们有理由明白而不矫情地怀疑,这一重要性是否要求人们迅速弃置一种复杂的境地。当然,我指的是那些倾向于言行一致的人。

直白地说,这是个看起来既简单又棘手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简单的问题答案依旧简单,明晰性指向明晰性,这样设想就错

了。由因及果地演绎这个问题或反向为之,如同人自杀还是不自杀一样,只有两种哲学式的解答,是或否。这看起来太容易了,但我们仍需考虑到那些持续追问却不下结论的人。这里我不是在嘲讽,他们才是大多数。我同样注意到一些人口中答“否”,行动起来却像“是”。事实上,如果我采纳尼采的标准,无论如何,他们想的都是“是”。相反的,那些自杀者常常是确信了人生意义的人。这样的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在需要逻辑的地方,矛盾才变得如此尖锐。将哲学理论与它们的宣扬者作比较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些不承认人生有意义的思想者中,除了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Kirilov)^①,属于传说^②的波勒格里诺(Peregrinos)^③,属于假想的儒勒·勒基埃(Jules Lequier)^④之外,没有人执守逻辑到为此舍弃生命的地步。叔本华常被人当做笑柄,因为他坐在满桌山珍海味前盛赞自杀。这可不是用来开玩笑的。这种嬉笑着面对悲剧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据此我们可以看清一个人。

面对上述种种牴牾与费解之处,我们是否可以下结论:一个人的人生观与其弃世行为并无联系?我们还是不要在这点上夸口吧。其实,在人对生命的眷恋之情中,有一种比世间一切苦难更为强大的东西。肉体本能地恐惧灭亡,它的判断应当同精神的判断并驾齐驱。我们先有活着的习惯,再有思考的习惯。在日复一日奔向死亡的竞赛中,肉体始终是无可争议的引领者。简言

① 译注:基里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人物。

② 原注:我曾听说过波勒格里诺的一位竞争者。他是一名战后作家,在写完第一本书后,通过自杀来使书吸引眼球。他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书却不受好评。

③ 译注:波勒格里诺天儒派哲学家。

④ 译注:儒勒·勒基埃(1814~1862),法国哲学家。

之,矛盾的本质在于一种所谓“躲避”的行为之中,因为它差不多等同于帕斯卡所谓的“转移”。“躲避”是永恒的游戏。典型的躲避行为即是希望,这也是本文的第三个主题。那是一种愿景,渴盼另一种值得去过的生活,或是一种欺骗性质的幻景: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活,而是为某种伟大的理念。理念超越生活,升华生活,赋予生活意义,以至背弃生活。

这一切都使事情更加混乱。人们直到今天都在不遗余力地大玩文字游戏,并假装笃信:拒绝赋予人生意义即是宣称人生不值得过。事实上,这两种判断间并无固定的尺度。只不过,不要让上述的混乱、分离和自相矛盾迷乱了心智,让我们删繁就简并直奔主题。一个人自寻短见是因为人生不值一活,这当然不假,但它只是个妇孺皆知的空论。而这种对存在的侮辱,对人生的彻底否定,是否来源于人生的无意义呢?人生的荒诞性是否一定要通过希望或自杀来逃避呢?这是在拨开迷雾的同时需要厘清、探寻并阐明的。荒谬操纵着死亡吗?这更是第一位的问题,远超一切纷繁的思想路径和冷静的思维运转。在这种探寻和激情面前,意义的阴影,矛盾的牴牾,以及一个“客观”心智善于引入的心理学都应弃置一旁。这里只需要一种非公正的,换言之,逻辑的思考。这并非易事。合乎逻辑并不难,但要锲而不舍却几乎不可能。自杀的人借着感情执守到底。沉湎于对自杀的思考,我发觉到唯一一个使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直达死亡的逻辑?在此我指出推理的根源,只有借着适度的激情,依靠有真凭实据的探索,我才能寻有所获。这就是我所谓的荒谬的推理。很多人已经开始了,至于他们是否会坚持不懈,我不得而知。

卡尔·雅斯贝尔斯^①在揭示世界不可能成为统一体时,高呼道:“这种局限性使我回归自身,在这里,我不再退到一个仅仅是我所想呈现的客观观点之后。在这里,无论是自我还是他人的存在,都不再是我的对象了。”^②继很多人之后,他又让人想起那些干涸的沙漠,在那里思想濒临绝境。是的,确实,在许多人之后,但他们是多么渴望摆脱这困境哪!这是思想抉择的最后的十字路口,很多人,甚至是那些最卑微的人都到达过这里。旋即,他们放弃了最为珍视的东西——生命。而另一些人,那些精神的王者,也同样自弃了,但他们是最纯粹的反叛进行思想的自杀。真正的努力倒不如尽可能地坚持,凝神端详那遥远城邦的奇花异草。耐心与明觉是这场无仁演出的特别来宾,他们观赏着荒谬、希望与死亡的唇枪舌剑。精神可以由此对这简单却精微的表演条分缕析,继而阐明它并重温它。

荒谬的墙

深邃的情感一如伟大的作品,其内涵往往在言说之外。灵魂中恒常的冲动与厌憎,会在行与思的习惯中再度搬演并复制,而灵魂本身却对其后果一无所察。伟大的情感拥有自己的世界,或辉煌,或卑贱。它用激情点亮了一方独有的天地,在那里它找到了适宜的氛围,有的嫉妒满腹,有的雄心勃勃,有的自私自利,有的慷慨大方。这一方天地,换句话说,即是指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或一种心智形态。那些已分化精微的感受甚至要比那些初步的情感来得真切,因为后者是捉摸不透的。它既飘忽不定又“斩钉

① 译注: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哲学家,著有《存在哲学》。

② 译注:此处引言出自海德格尔《存在哲学》。

截铁”，既远在天涯又“近在咫尺”，正如那些带来美感或唤起荒诞之感的感情一样。

在每一个街角，荒谬感会随时向每一个人袭面而来。它赤裸得教人懊丧，明亮而无光芒，它是如此的狡黠难获。但正是这种难处值得我们思考。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一个人，他的身上有一种不可制约的东西在规避着我们。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通过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对生活的影响来了解他、认识他。同样的，对于那些看似无迹可寻的非理性感受，我也可以在实际中定义之并评价之。我的办法是：将这些情感所引发的全部后果纳入智力范畴，捕捉并标注其面貌，从而勾勒出它们的一方天地。诚然，从表面上看来，即使我看过一个演员一百次，我也并不能对他本人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如果我将他所扮演的林林总总的角色汇总，如果我在历数其一百个角色之后，再自诩对其本人略有所知，便恐怕是有几分道理的了。表面看来，这是悖论，但它也是一则寓言。寓意是，一个人在给自己定位时，他发自内心的冲动是可以与其伪装等量齐观的。可见，有另一把解码情感的钥匙，它无法在心灵中寻获，但从感情所引发的行动以及它所呈现的精神姿态中探寻，或可窥见一斑。很明显，此处，我在界定一种方法。但这显然是一种分析方法，而非认知方法。因为方法意味着形而上，它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揭示了宣称是未知数的结论，这就像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其实已经包含在第一页中一样。这是一种必然的纽带。此处我所界定的方法表明，认识所有的真实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一种情感，唯有表象可以被枚举，唯有氛围可以被体悟。

或许我们可以由此赶上那闪躲的荒谬感，从那些迥异却亲密的世界里去寻获，比如智力的世界，生活艺术的世界或是艺术本

身的世界。荒谬感始于荒谬的氛围,终于荒谬的一方天地以及精神的姿态。这种精神姿态用它真实的色彩点亮了这方天地,它辨认并彰显出那些得天独厚却无法和解的面容,使它们熠熠生辉。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不足为道的开端。伟大的作品通常诞生于街角转弯处或饭馆的旋转门前。荒谬也是如此。同其他的世界比较,荒谬的世界更能从卑微的出身中汲取高贵。在某些情况中,如果有人被问及在想什么时,用“什么也没有”来回答,可能是一种托词吧。恋爱中人便能很好地体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个回答是真诚的,如果这个回答形象地表达了灵魂的奇特状态——虚无变得意味深长,日常行为的锁链断裂了,而心灵徒劳地寻求,以期重新连上这锁链,那么,这大概就是荒谬的第一个信号了。

某一天,这舞台背景坍塌了。起床,有轨电车,办公室或工厂的四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工作的四小时,吃饭,睡觉,以及接下来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依循着同样的节奏,大部分时间这步调不难跟上。但是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升起了,一切就在这令人惊异的疲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很重要的。疲倦在机械生活的结尾处降临,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开启了意识的冲动。它唤醒了意识,并引发了接踵而至的一切。接下来的,要么是逐渐重新回到链条中去,要么是彻底地觉醒。最后,觉醒将会适时地引向结局:自杀或是复原。疲惫自身有一种令人作呕的东西在里面。在这里,我得出结论,它是很好的。因为一切从意识开始,除了通过它,一切都毫无价值。这一见解并无独到之处,但它是不言自明的。就粗略地探讨荒谬起源的问题而言,这暂时足够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单纯的“焦虑”

是万物之始。^①

同样,在暗淡无光的生命中,时间日复一日地承载着我们。但总有那么一刻,我们必须承载时间。我们倚靠未来生活:“明天”,“过些日子”,“等你出人头地”,“长大了你就会明白”,这些不相干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们终究指向了死亡。然后,对于一个人来说,那一天总会来临:他发现自己已步入而立之年,并由此确认青春的消亡,但与此同时,他也将自己置于时间长河中,明确了坐标。他承认他正站在一条曲线的某一点上,而这曲线的尽头是死亡。他是时间的奴隶,在那被攫住的恐惧中,他认出自己最恐怖的敌人。明天,他渴望着明天,然而他本应是抗拒明天的。肉身的这种反抗便是荒谬。^②

一步之遥,陌生感就潜入了:体察到世界的“晦涩”,发觉一块石头于我们竟是如此陌生,大自然,纵使是一道风景,都在强烈地否定着我们,教人无可奈何。一切美的内核中都蕴藏着某种非人的东西,霎时间,迤逦山脉,温柔苍穹和葳蕤树影都失去了意义,那是我们所赋予它们的幻象。此刻,它们变得比失落的天堂更为渺远。世界原始的敌意复苏了,逾越千年并直击我们。那一刻我们彷徨无措,因为亘古以来,我们都是按照预想的形象和图画理解世界,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再无力运用那技巧。世界躲开了我们,因为它变回了它自己。那些以“习惯”为面具的布景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并远离了我们。这就像我们重新认识一个曾经爱过的女人,发现她熟悉的面孔下竟是一个陌生人。或许我们竟渴望着

① 译注:此处参考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转引自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弗兰版,1930年,第210页。

② 原注:但并非荒诞之本义。这与其说是一种定义,不如说是对荒诞感的枚举。枚举有穷尽,而荒诞感是绵绵不绝的。

这种撇下我们、使我们变得孤零零的东西。要知道这种晦涩性和陌生感就是荒谬。

人也同样蕴藏着这种非人性。在某些清明时刻,他们机械、无聊如默剧般的手势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愚蠢。像是一个人隔着玻璃墙打电话,你听不见他的声音,但能看到他令人费解如哑剧般的表演。你不禁好奇他为什么活着。这种在面对自身的非人性时所感到的不安,这种在面对自我形象时所受到的震颤,就是当今某位作家所谓的“恶心”^①,也就是荒诞。同样的,某一刻,我们在镜中遇见一位陌生人,或是在自己的相片里发现一位似曾相识又令人惊恐的兄弟,这也是荒谬。

最后,我终于说到了死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关于这一点早已论述详备,只需避免过度的悲天悯人。然而,令人无比惊讶的是,人活于世,却好像并不“知道”。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人们并没有死亡的体验。恰当地说,只有存在过并被意识到的东西,才是体验过的。在这里,要谈论别人的死亡体验是几乎不可能的。它是一种替代品,一个幻象,从未真正令人信服过。而那种悲切的习俗并没有说服力。恐惧实际上来自于事件的数学层面。如果时间使我们惊恐,那是因为它解答了这难题,而答案接踵而至。关于灵魂的演说总是很美丽,但其相反的一面亦会被证明。在这怠惰的肉体上,鞭笞也无法留下痕迹,灵魂从中消失了。这冒险的基本而决定性的一面构成了荒谬之感。在宿命之光的致命照耀下,无用感萌生了。在这道掌控我们命运的残忍的数学题面前,任何道德律令和个人努力都不是先验的。

允许我再重复一遍:上述这一切都是老生常谈。在这里我仅

^① 译注:指萨特《恶心》。